

沉醉在麦香里的民俗

编者按:

蚕老一时,麦黄一晌。又到了一年夏收时节,对于农人来说,收麦是一年中的大事要事。即使是收割机代替人力收割的今天,关中人依然十分看重夏收,从麦梢黄开始惦念,直到颗粒归仓才将悬着的心放下。

在重视夏收的心态下,宝鸡地区衍生出一系列与麦收有关的民俗活动:麦梢黄女看娘、吃新麦、忙罢会、作麦秆画、说夏收农谚……有的习俗印在人们记忆中,有的至今还活跃于乡间。麦收时节,我们不妨通过这些习俗,感受宝鸡农人丰收的喜悦。

人文宝鸡

REN WEN BAO JI

吃口新麦 尝不尽丰收的喜悦

本报记者 张琼

6月9日,凤翔人宋娟利经过4天紧张的劳作,家里6亩麦子已收获完毕。看着院里晾晒的麦子,宋娟利感慨:“今年麦子丰收了!”要想知道这新麦香不香,吃回新麦就清楚了。

近几年,宋娟利家人都在城里打拼,麦子晒干后,一部分被卖掉,不管卖多少,总要剩一些新麦待家人回来吃。家人团聚,用新麦面烙个锅盔、做顿臊子面、蒸笼馒头,细细咀嚼今年的麦子筋道不筋道、香不香,麦香萦绕舌尖,这对农人来说就是最好的回馈。

宝鸡人爱吃面食,吃新麦的习俗在宝鸡许多地区留存,形式不一而

足。有的家庭把面条捞出来,浇上汤,人不急着吃,先要去门前泼汤,再敬一敬先人和土地;有的家庭会把新蒸的馒头分享给左邻右舍,一起尝尝新麦的滋味……

山里麦子要比平原地带麦子晚熟,凤县人刘珍家里的麦子还没熟透。她回忆,在上世纪80年代,新麦打下来晒干后,挑个红火日子,把麦淘洗干净,晒干。丈夫背着一袋麦子赶到村里磨坊,细细磨一袋面。刘珍把面发好,抹点油,做成花卷蒸馍,放在笼笼里,一般是12个蒸馍,象征12个月份。准备停当后,夫妇俩提着一篮子蒸馍去走亲戚,送新麦。那时候,山区麦子产量不高,新麦面

馍是个好吃食,就像现在人拜年手里的“礼当”一样,大家都稀罕。夏收结束了,亲戚们吃着馍,聊聊家常,问问收成,分享丰收的喜悦。

在刘珍印象中,到了21世纪,村里再也没有人提着笼笼送蒸馍了。不过,吃新麦的风俗仍然以另一种形式存在,刘珍所在村庄有端午节“送圈圈”的风俗。端午节前,刘珍用新麦面蒸两个环形的圈圈馍,馍上用竹签固定着各种小花馍:小蝌蚪、小青蛇、葡萄、小汽车、菊花、辣椒……染上色,蒸熟。到端午节前一两天或当天,刘珍提着“圈圈馍”分别送给孙子和外孙,孩子们拿着花馍端详玩耍。环形圈圈馍被切开后,

分送给乡邻亲友,新麦馍片蘸着蜂蜜吃,格外香甜。

“现在,小娃娃别说吃蒸馍了,连面包都吃腻了,对年轻人和小孩来说,吃新麦没啥触动。”刘珍说。确实,现在和过去相比,宝鸡人吃新麦的习俗已变化,心态也不同,过去人们吃新麦的习俗更为隆重,心情也更为喜悦。因为过去粮食稀缺,好不容易盼到新麦归仓,吃到嘴里,自然分外喜悦。如今,家家户户不愁吃,缺少了充饥饱腹的渴望,吃新麦的喜悦也被冲淡了。而这种吃新麦的变化,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变化,证明时代在进步,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。

蚂蚱笼笼 耍不完田野的乐趣

本报记者 张琼

“麦秆哨子、蚂蚱笼笼、草帽……麦秆能编的耍货,用具不少,尤其麦秆哨子‘吱吱’的声音,响亮极了。”80后市民张璐说。前两天,张璐回老家也给女儿做了一个麦秆哨子,女儿宝贝似的吹个不停。这些简单、质朴的麦秆耍货,是许多农家儿女的童年记忆。

张璐的父亲张林会做十几种麦秆耍货,麦秆在他手底下上下翻飞,一会儿就变成了麦秆羊、蚂蚱笼笼、草帽。张林把麦秆哨子叫“mimi”。张林介绍,做麦秆哨子先选一根

壮实的麦秆,截取中间一段。这段麦秆需要一头有节、一头通气,即一端闭合一端开口,不然吹不出声。接着用镰刀在有节那一头割几个斜口,就完成了。小孩把一端含在嘴里一吹,就能吹出“吱吱”的响声,轻便又好玩。

上世纪80年代,张林家有十几亩地,基本都用来种麦子。那时收麦全靠人用镰刀割,全家老幼妇孺都要下麦地抢收,人手不够时还得请麦客。张林的儿女还小,大人忙着割麦,顾不上照看娃娃,便用麦秆随手编两个耍货递给儿女玩。把孩子安置妥当,大人就去烈日下割麦了,儿女拿

着麦秆耍货在树荫下玩耍。听到“吱吱”的麦秆哨子声,汗挥如雨的张林知道,孩子没跑远。

“女子喜欢耍‘mimi’,儿子喜欢玩‘蚂蚱笼笼’。”张林边说边比画,找来两根小木棍,割一把麦子留下麦秆,将其处理干净就可以编了。木棍十字交叉做骨架,左手压住,右手沿同一方向把麦秆依次缠在木棍上,一根麦秆用完另一根接上再继续绕,编成巴掌大小的底座。接着在底座四端各固定一根麦秆,用老办法沿垂直方向一圈圈编制笼身,直到编成一个宝塔螺旋形,笼子就编好了。

“给,去捉蚂蚱吧。”张林把笼子递给儿子时,儿子欢呼雀跃地带着妹妹去地里捉蚂蚱。

张林说:“过去农村孩子玩具少,家里经济紧张,去趟城里也不方便,只能利用身边的物件给孩子做点耍货。不像现在啥都能买到,我这编麦秆耍货的手艺也派不上用场了……”听到父亲的感慨,女儿张璐认为,对孩子来说玩具没有贵贱之分,只要能带来欢乐就是好玩具。父母编制的麦秆哨子、蚂蚱笼笼这些农家耍货,给自己的童年带来了快乐,也给自己留下了温暖的乡情记忆。

麦秆作画 看不够乡间的故事

本报记者 张琼

这几天,凤翔县何家堡村八旬老人李鸿钧常去地边转悠,挑选、搜集上好的麦秆做原料,心里琢磨着新的麦秆画样子。麦秆画对西府人来说并不陌生,这种民间艺术就诞生于麦地里,出自庄稼人的粗糙双手,一幅幅麦秆画表现了西府农人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。

在李鸿钧眼里,麦秆是作画的好材料。他把选好的麦秆收拾干净后,进行煮、刮、熏、蒸、漂、烫等十几道工序,一根根麦秆显露出自然的光泽和纹理。家里有一间专门用来作麦秆画的房间,李鸿钧忙完农活,就钻在屋

子里收拾麦秆、画图、烙画等,房间里堆了不少麦秆画作品:《人之初》《雄姿》《四大美人》等。画面中,小女孩的丝丝头发、美人服饰的层层褶皱、雄鹰的羽毛翅膀,都被原色的麦秆展现得活灵活现,看起来十分生动、文雅、细致。

麦秆画看着好看,做起来却并不容易。上世纪90年代,李鸿钧跟随凤翔麦秆画艺人薛虎贤学习麦秆画,自此迷上了麦秆画,一坚持就是20年。问及为何要作麦秆画,他的回答很简单:“麦秆画好看,我喜欢。”加上良好的绘画基础,李鸿钧的麦秆画越作越好。李鸿钧说:“煮麦秆

的时候要小心,煮不好就失了柔韧。熨麦秆的时候,温度要把握合适,不然颜色过深过淡都不好。用麦秆作画时要注意力集中,不然位置跑偏,就不像了。”正是在追求完美的自我要求下,李鸿钧的麦秆画不仅获得了村里乡亲们的好评,还吸引来不少收藏者、购买者。李鸿钧看到别人对自己麦秆画的称赞,收获了成就与快乐。

麦秆画是宝鸡民间美术中的靓丽成员,内容涉及山水、花卉、人物、动物等,神奇的麦秆能表现各种题材。部分西府人家把麦秆画购买回来,挂在家中作为装饰品。麦秆画

作为我国独有的工艺品之一,还含有吉祥的寓意。传说,东汉刘秀被王莽追杀,万般无奈,藏在麦草之中。麦草保护了刘秀,民间视麦草为吉祥之物,制作麦草画作为皇家贡品。

麦秆画为什么被赋予美好、吉祥的寓意?这还要从小麦说起,小麦是陕西、山西等许多地区人们的主要食物,十分重要。古人认为小麦象征丰收与财富,小麦造福于人,人们寄予它美好与珍贵的情感色彩。至今,爱面如命的西府人也是如此,正是出自这种心理,源自小麦的麦秆画也被赋予了吉祥的意味。

西府农谚 说不尽耕种的苦乐

本报记者 张家旗

时下,“三夏”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。西府各地的农民,正拼尽全力“龙口夺食”,抢收成熟的麦子。

麦子在西府人的心中,有着崇高的位置。它不仅是千百年来西府人赖以生存的口粮,更是支撑着西府人生活的精神之种。自周始,就流传下来许多与粮食、与麦子有关的谚语,这些都是我们的先祖汇聚的生活生产宝贵经验,也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。这些谚语,每一句都体现着西府人对生

活的态度。

古时候,农人自有一套传承知识的方法,代代相传的农谚便是其中一种。从种麦开始,就有不同的农谚,指导不同地区的农人。有的农人相信“白露早寒露迟,秋分种麦正当时”。这是因为种小麦的最佳时间是在秋分,白露过早,寒露种的话又过晚。在陇县、凤县等山区县,人们则喜欢说“白露高山麦”,在这些地区,因为气候条件等原因,白露时种麦,才刚刚好,有的人则坚信“种麦不离八月土”或是“麦种寒露口,种一

斗收一斗”。这些选择都因人、因地而异。

选好了种麦时机,种麦的细节问题也需要注意。这些问题,先人已经为我们充分考虑到。他们说“种麦不倒茬,枉费犁和铧”“麦怕坷垃莽怕草”“麦是胎里富”“麦要种好,秋要锄好”“麦收当年墒”等等,几乎每一处细节,都有详细的农谚为农人保驾护航。

除此之外,还有许多与麦子有关的农谚,仔细想来令人深思。比如“麦无二旺,冬旺春不旺”这一句。说白了

其实很简单,如果冬季麦苗长得旺,就会大量吸收土壤中的养分,不仅影响麦苗安全越冬,还容易在春季时对小麦造成影响。这句农谚告诉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,仔细品品,竟还隐隐带着一丝告诫。

至于“人哄地皮,地哄肚皮”“山上没有树,庄稼保不住”等农谚,则更是将“务农要勤”“保护自然”等观念讲得浅显易懂,入耳入心。

西府那些与麦子有关的农谚,不仅体现着劳动智慧,还蕴含着人生哲理。

